

# 死光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plit background of blue on the left and red on the right. Several white lines crisscross the entire surface. There are three prominent black circles: one in the upper left, one in the upper right, and a larger one in the lower center. The larger circle is surrounded by several thin, curved black lines that spiral around it.

[英]罗伯特·莫斯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 死 光

〔英〕罗伯特·莫斯 著  
吴健兵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Robert Moss

**DEATH BEAM**

Crown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81

据纽约克朗出版公司 1981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马可铮

封面设计：克 鲁

**死 光**

〔英〕罗伯特·莫斯 著

吴健兵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 31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排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32开本 印张：14.75 字数：351,000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 198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3003·1681 定价：1.30元

## 内 容 提 要

这是美国 1981 年出版的政治小说。

在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激烈斗争中，苏联先美国一步研制成了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空间激光武器——死光，并决定向美国发动突然袭击。就在这场浩劫发生的前夕，一名叛逃的苏联军官向美国泄露了真情。但美国方面怀疑这一情报的真实性，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结果究竟如何？作者以生动的描写和曲折的情节向读者提供了一份引人入胜的答案。

作为小说，其情节当然大部分是虚构的，但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中看出现实的影子，不难从中听出持右翼观点的作者的弦外之音。

作者罗伯特·莫斯，生于澳大利亚，曾在伦敦居住多年，任英《经济学家》杂志编辑及《每日电讯报》专栏作者，并为世界各地许多报刊撰稿。近年迁居纽约，专事小说创作。

# 第一章

纽约，9月6日

卡莱尔酒馆门口排着一队等座位的人，可是对那个高个子英国人来说，在酒馆里占上一张位置合适的桌子从来都算不了什么难事。那英国人目不斜视，语音柔和，举止庄重，行动克制，表现出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风度。他面貌清癯，线条严峻，显得很年轻。门口等着的有些顾客情不自禁地要向他多看两眼，怀疑是否在哪部电影或哪本杂志上见过他的容貌。他的品貌不同凡响，可也难以断定究竟何许人也。

这个英国人身材瘦削，一头厚厚的棕色头发从宽宽的前额向后梳着，两鬓却已灰白，年龄看上去有三十五岁，或四十五岁。他里面穿着一件绸衬衫，外罩一身精工缝制的蓝色西服。说明他不但有财，而且有势。可是他身上那股军人风度和嘴角上挂着的冷嘲的神情却又表明他不是那种成天盘算股票行情的人。

酒馆侍者领班认出他以后马上迎上前去。

“晚上好，坎宁先生。见到您很高兴。”

“希望今天晚上能有个地方让我们坐坐。”即使这么简单的一句交谈，查尔斯·坎宁那柔和的嗓音也已引起人们的注意。有的

\* 本书原书无注解，全部页末注均系译者所加。

女人说过，他那嗓音让你听起来象是在拥抱爱抚你似的。

“坎宁先生，任何时候都会有您的位置的。”

英国人和他的客人们很快就被带到靠近钢琴的一张桌子旁。博比·肖特平常总在这里博得人们的喝采。这位纽约的诺埃尔·科沃特<sup>①</sup>现在不在纽约，去欧洲巡回演出了。顶他位置的是新奥尔良歌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一位名叫梅拉妮·图桑特的很有魅力的年轻的黑人女歌手。从评论家们的评论看，她的演唱已轰动了曼哈顿。她的照片，还有她那个总在人们头脑里萦绕的动听的名字使坎宁对她产生了兴趣。坎宁想，卡莱尔酒馆是结束一晚上的游乐的理想场所。

他带来的一伙人中有两个美丽的未婚女子，一位是艺术家，专事在墙头用塑料和泡沫橡胶制作横条花边，其花纹形状会令人联想到女性的各种器官，为此她赢得了不小的名声，尽管不是什么好名声；另一位是从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来的模特儿，她有着富于曲线美的形体和一双大大的像镜子般只反映外物而不显示内心的眼睛，因而成了时装摄影师们的最新宠儿。在同行的男子中有一位名叫霍华德·帕尔曼。他是金融界的魔法师，专门喜欢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插科打诨上，纽约市的人他似乎没有不认识的。还有一位态度热诚的戴眼镜的男子，刚从为正在访美的菲律宾第一夫人举行的正式宴会上溜出来；他名叫温思罗普·盖奇。查尔斯·坎宁和他的朋友却都管他叫特瑞。他是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坎宁的客人们十分活跃，他们形貌各殊，却又相得益彰。主人坎宁此刻正在品尝名牌的杜姆·潘力农香槟酒。他的那些客人谁也说不清楚他在纽约的曼哈顿岛上有何公干。在他的英国护照——这是说他通常在旅行时用得最多的那本护照——上面的职

---

① 诺埃尔·科沃特，英国剧作家兼演员。

业一栏里，填的是“田产主”。但他身居纽约，而祖传的田产却远在英国的诺福克郡。人们只知道他从事的是非正统的商业买卖以及期货交易。他经常接到从诸如马斯喀特、危地马拉城、金沙萨这些地方打来的电话。据说他曾至少在一个非洲国家里组织过政变。总之，坎宁的历史是隐晦难明的，他也从不鼓励人们向他提些与此有关的问题。关于坎宁的过去，特瑞·盖奇比其他几位客人知道得多一些，不过他尊重坎宁的意愿而守口如瓶。

坎宁的嘴唇轻轻地在那个孟非斯的模特儿修长的脖颈上掠过。

“跟我一起用午餐，你过得挺快活吧？”他轻轻在她耳边说。他们两人在他俯视格拉默赛公园的顶层公寓住所进的那顿“午餐”，从中午一直吃到黄昏才吃完。

芭比不准备那么轻易地被人问出真心话来。但是她那双眼皮往下搭拉，那张可爱的脸庞的线条也略有变化。

“您看上去象在脸红似的，”坎宁在模特儿身边坐下，一边逗着她，说：“可是脸上毫不变色。”

“哦，我从来不脸红，”芭比慢条斯理地说。“我只是全身发红，所以脸上总也显不出来。”

坎宁从来弄不清她回答别人的话时那副样子是故意装腔作势呢还是生来如此。他看出这位姑娘用南方人懒洋洋的神态掩盖着她敏锐的头脑；她有一种天才，善于真真假假地夸张自己举止言谈中的特点。坎宁怀疑她的这种风格是她给自己戴上的假面具，既为了她周围的人高兴，也为了自己消遣解闷。

“嗨，芭比。”霍华德·帕尔曼从桌上欠起身。他自从刚才在伊兰餐馆吃晚饭时见到芭比以后，就一直在和她挑逗风情。“我喜欢您说话的味道。如果老牌杰克·丹尼尔陈年威士忌酒能说话的话，那听起来一定象您说话的味道。”

“我明白您的意思，”她不客气地接受了他那番恭维，但仍是那么一股漫不经心的味道。“您是说，非常醇厚爽口。”

“您看到《魅力》杂志封面上芭比那张照片了吗？”女雕塑家劳伦·科德用抽烟过多的人的那种沙哑的声音插进来说，“真是纯洁的新娘的形象。”劳伦把烟头往烟灰缸里戳，却没有插进去，在桌布上烧灼了长长的一道黑印。

“完全同意。”坎宁微笑着，手轻轻地拍了拍模特儿的肩膀，想起她在枕席间总是默不作声，让人感到不自在，即使在她象只受惊的鸟儿想从关闭的窗户飞逃出去那样辗转扑腾时，她也是一语不发。

“您得当心这家伙，”劳伦告诫芭比说，“英国人都是堕落得无可救药的，他们什么说不出口的事都干得出来。”

“这我知道，”模特儿说。她的手在桌下轻轻地碰了碰坎宁的膝盖。

坎宁很喜欢劳伦·科德。只要不谈及某些敏感的事，她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些敏感的问题中包括吸毒。劳伦似乎认为使一切毒品合法化是上帝赋予她的使命，人们一跟她争论起毒品问题，她就很容易变得歇斯底里。她刚才到伊兰餐馆吃晚饭时，坎宁就注意到她有点特别兴奋，因而猜想她在雕塑工作室里准是一直在嗅可卡因。另一个敏感的话题是坎宁的前妻萨莉·舍温。而这个话题更难以躲避，因为萨莉是位兼职雕塑家，她和劳伦·科德合用格林威治村<sup>①</sup>汤姆逊街的一间工作室。她许多个周末都消磨在那儿，雕塑着高度风格化的巨大动物形象。萨莉在星期一至星期五受雇于哈里·施瓦布，作他的私人助理。哈里·施瓦布是纽约的文艺作家代理人，经手办成过好多笔交易，为他的主顾争得了出版史上

---

<sup>①</sup> 格林威治村是纽约曼哈顿岛南部的一个街区，为艺术家和文人聚居之地。



前所未有的巨额预付版税。劳伦谈起萨莉时就好像萨莉是已被封为圣女的殉难者似的。这使坎宁很不愉快；坎宁和萨莉已离了婚，他曾为此感到很痛苦，尽管这种痛苦已经消失，他们两人又终于成为好友，可他听到这种话时还是感到烦恼。

霍华德·帕尔曼想从特瑞·盖奇那儿探听一下，他是否相信，报纸上所說的苏联准备派军队进驻伊朗支持伊朗内战中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消息。

“我得告诉我的交易所经纪人，黄金是买进还是抛出，”帕尔曼说。

“现在还摸不透苏联打什么算盘，”国家安全顾问说。他比往常显得更小心谨慎。“我不清楚现在莫斯科是谁在发号施令。苏联领导人相互间的争斗占去了他们太多的时间，我怀疑他们是否有余力在国外从事另一次大规模的冒险行动。不过有一件事我倒可以奉告，”他补充说，“如果萨弗罗诺夫元帅作为新的最强有力的人物出现的话，那么伊朗的形势和我们真正需要为之担心的事相比，只不过是女巫见大巫而已。”

“萨弗罗诺夫？”劳伦·科德重复了这个名字，试试是否能说对。“他是军队的首脑吧？”

“国防部长，”特瑞·盖奇纠正说，“他使斯大林看上去就象是乔治·麦戈文①。”

“说了半天我还是不明白到底该买进还是该抛出，”霍华德·帕尔曼不满地说。

坎宁现在把主要精力放在观察卡莱尔酒馆里的别的顾客上面。他两眼左右巡视，把每张桌子都扫上一遍，不时地把目光停留在—位漂亮的女人身上，或是注视一个象他自己那样不能让人—

---

① 美国参议员，属于民主党中的自由派。

下说出是什么来头的男子。最后他的视线滞留在三个没有女人陪伴的男子那儿，他们正痛饮一瓶里加尔牌威士忌。三人中最健谈的是个胖子，脸色红润，脖子里系着条红领带。他开玩笑时那副大宽边眼镜总是从斜斜的象滑雪跳台一样翘起的鼻梁上滑下来；眼镜一往下滑，他就马上用两个手指一顶，把它推上去。另外两个人中却只有一个跟他一起呵呵大笑。坎宁想，这陪笑的家伙显然是个职业打手。他宽肩厚背，尖尖的脑壳像颗炮弹，长着一头浓浓的金黄头发，颧骨很高。另一个人比较瘦，穿的也比另外两个讲究些，头发是黑色的，头顶两边秃了，只剩下头顶心中间尖尖的一撮；他沉默寡言地坐在那儿，只有两只眼睛在不停地转动。当他的视线和坎宁相遇时，四目相视了一会，他又赶紧向别处望去。

坎宁不用坐到能听见他们谈话的近处就能猜出这三人的国籍。那胖子一杯接一杯地碰杯祝酒，撞掇另外两人赶紧把第一瓶名贵的苏格兰威士忌喝完，好再要上一瓶。坎宁从胖子喝酒的那副神态，从他们的衣着，还有他们的体形，就能断定他们几个都是俄国人。他在莫斯科的俄罗斯饭店和阿拉格维餐厅曾多次见到过这种情景。如果这几个人有资格上高级的卡莱尔酒馆大吃大喝的话，那么他们一定是值得注意的俄国佬。

坎宁若有所思地从皮烟匣里取出一支哈瓦那雪茄，用刀切去末端，然后啪地一声打开了一个漂亮的金红两色的打火机的盖子。象他这样一个专抽雪茄的烟草品尝家是一向不用打火机点雪茄的，他始终认为这种用油或气点燃的火会把烟叶的味道全糟蹋了，所以他这一举动是自相矛盾的。可是在打火机里暗藏一个微型照相机，却是最理想的了。坎宁一心一意地摄取酒馆另一头那几个俄国人的照片。

芭比冷不防地握住坎宁的手。坎宁赶紧把手握成拳形，护住掌心里的打火机。

“这玩意儿真不错，”模特儿说，“是铁凡尼珠宝店<sup>①</sup>的吗？让我看看。”

坎宁用大姆指在打火机底部悄悄地拨了一下，打火机边上微小的镜头盖就和机壳合上了，不经心的人是看不出的。芭比把打火机放在手心上，象看著名首饰匠法贝尔日<sup>②</sup>做的镶嵌珠宝的金蛋似地翻来覆去地看，然后就打着火又吹灭，再打火又吹灭。

“你看，查尔斯，”劳伦·科德突然大声喊了起来，“萨莉来了。”

一位相貌出众的金发碧眼的女人正在钢琴另一侧的一张桌子边坐下来，她穿着一件打褶的黑色薄绸礼服，上面披着一件白色的白鹳羽毛裘。劳伦跑了过去，热情地在她两颊上吻了吻。

“对不起，我离开一下，”坎宁对模特儿说。他不紧不慢地在一张张桌子间穿过，跟他的前妻打招呼。

“我们在庆祝，”萨莉在坎宁稍稍拥抱她后很冷静稳重地说。她把与她同桌的那些人一一作了介绍。坎宁见过她的老板哈里·施瓦布。同桌还有一个青年男子，脸被加利福尼亚的太阳晒得黑黝黝的，两只胳膊各接着一位姑娘。

“你们认识一下，这是阿尔文·菲德勒，”萨莉向坎宁介绍说，“我们刚出售了他新写的那本书的平装本版权，卖了一点五。”

“一点五——百万？”

“是的，一点五——百万。”

“祝贺您，”坎宁对年轻的作家说，青年作家没有站起身来，似乎没其他人那么热情。

“成功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舒服，”作家埋怨道，“我只是在孤独时才能写作，我得想法子再让自己孤独。”

---

① 纽约最华贵的高级珠宝装饰品商店，在美国各地设有分店。

② 法贝尔日（1846—1920），俄国著名的金银首饰匠。他为沙皇制造的精巧镶嵌工艺品，今日被视为稀世之珍。

“我明白您的意思，”坎宁说着向两个姑娘投去了欣赏的眼光。两位姑娘看来象是孪生的罗丽姐①。

“阿尔文最新的那本书您读过没有？”哈里·施瓦布问坎宁，“那本书最合您的口味，全是关于间谍的。”

“我俗务太忙，还没找到时间拜读。”坎宁极力敷衍，以免失礼。他是从来 not 读间谍小说的。他认为没有哪几本惊险小说和他自己的生活模式能有一点儿相象之处，而能逼真地描绘苏联特务机关克格勃的书就更少了。有人曾劝说伊恩·弗莱明②，要他不要再把苏联间谍描绘成反面角色，因为这种描写已经过时了，所以弗莱明就不让他那现实中不可能有的英雄詹姆士·邦德再去和俄国人拚搏，而是让他去跟一个私人操纵的罪恶组织战斗，可是对那家私人组织的描写，又使某些读者误认为它是由一个自大狂患者治理的多国公司。自从弗莱明的作品开始了这一转变，坎宁就认为弗莱明等人写的这类小说每况愈下，一蹶不振了。查尔斯·坎宁相信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真正的恶棍，甚至也有个别真正的英雄，对这两种人中不管哪一种，他都比一般人要见得多些。

“近来你很好吗？”坎宁问萨莉。

“很好，”萨莉高兴地说，“我的社交生活真的又有起色了。明天我要去巴黎，”她接着说，“我们拿阿尔文那本书和国外进行了一笔为数可观的版权交易，哈里派我去最后拍板。”

“见得到迪克吗？”

“很可能见到。”萨莉说话时避开了他的目光。

“代我向迪克问好吧。”

---

① 白俄美籍小说家伏拉基米尔·那波柯夫的小说《罗丽姐》中未成年的、美貌而淫荡的女主角。——译者

② 战后英国间谍小说作家，他书中的主角是詹姆士·邦德，一个神通广大、专为西方国家服务的职业反特人员，代号007。

迪克·哈蒙德在和萨莉成为密友前是坎宁最要好的朋友。迪克和萨莉是由坎宁介绍相识的，那时坎宁和萨莉还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仍是“公司”的正式雇员——“公司”是英国情报机构的特工人员对他们机构的通常称呼。现在迪克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巴黎站站站长，又是萨莉的情人，至少在他们走在各自的道路上偶然相遇时是这样。对此坎宁只不过间或会有一阵妒忌。好在纽约不乏能供他解闷的女人，不过有时他也怀念萨莉给他的那种安定的感觉，以及他们两人过去从来无话不谈的那种关系。他现在说不上如果迪克和萨莉最终决定结成良缘时他会有什么感觉。

钢琴师奏起了几小节乐曲，劳伦说：“我们还是回我们的桌上去吧。亲爱的，祝您一路平安。”她很热情地伸出胳膊拥抱了萨莉。

“别搞得太孤独了，”坎宁对作家说，作家身边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正在轻轻地啣咬他的耳朵。

梅拉妮·图桑特走上舞台时受到人们鼓掌欢迎。她向观众频频点头招手，一头又厚又密的头发都甩了起来。掌声还没停息，钢琴师就弹起了开场的第一支曲子。这是位有名的钢琴伴奏家，过去曾为名歌手比利·霍利代伴奏过。当观众听出演奏的是人们喜爱的一首老歌《晴天变得忧郁》的时候，观众中响起了更大一片笑声和鼓掌声。梅拉妮微笑着，分享着观众的欢乐。她笑时嘴咧得很大，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熠熠发光，使整个脸部都明亮起来。她身上穿着一件没有花饰的粉缎子长衣，整个丰满的身体的曲线好象都随着乐曲和微笑晃动。

她开始演唱起来，她的音域惊人地宽广，音量也惊人地宏大。曲终时，她的嗓音就象突然绷紧的琴弦发出的颤音，在半空中久久地回荡。

梅拉妮向观众鞠躬致谢时，坎宁发现自己和酒馆里在座的其

他人一样热烈地向她鼓掌。他举手过肩，情绪激动。她的那些照片没有把她的魅力完全表现出来。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主宰了她整个面庞。厚厚的眼皮以及眼睛周围深深的黑圈使她的眼睛显得朦朦胧胧如在梦境。她摆动着身躯，时显时隐地进出于灯光之下，皮肤的颜色也随之由蜜一样的颜色变成深深的金红色。

梅拉妮演唱的歌大多是旧日的伤感的黑人民歌。这些歌经比利·霍利代、贝西·史密斯这些名歌手的咏唱已变得很有名了。梅拉妮配上自己摇曳多姿的舞步，用宽厚有力的嗓音唱着。她低声哼唱：

你象迷人的歌曲，  
在我心海上荡漾；  
你象芬芳的醇酒，  
使我心迷神往。

接着她会唱起一些风格迥异的歌曲，或是节奏强烈的迪斯科歌曲，或是缅怀往事的法国叙事曲。观众听得如痴如醉，张张餐桌上鸦雀无声，只在曲终乐停时，观众才喊着请歌手再唱一曲。坎宁回想起二十年代有一位著名女歌唱家曾对想在歌坛成名的姑娘说：“要让听众如醉如迷，要让他们如饥似渴，而你却要始终如一地保持冷静。”坎宁认为梅拉妮·图桑特充分把握了这一番箴言。他很赞赏她这一点。

坎宁注意到，那几个俄国人也持相同的看法。演出结束了，《没有悔恨》这首歌最后的乐句刚在空中消失，那个俄国胖子就不断地大声喊“再来一个”。他喊得很响，坎宁几乎都等着看他捧一束鲜花跑去献给歌手，并邀她共进晚餐了。那个沉默寡言的黑头发的俄国人似乎也为歌手迷住了。尽管他只是淡淡地鼓掌，坎宁还是发现他两眼死死凝视着梅拉妮·图桑特，欣赏着她的容貌。这个一声不吭的俄国人使坎宁最感兴趣。坎宁意识到，如果这个俄

国人经受不住禁果的诱惑，那就有可能在他身上作些文章。

坎宁在梅拉妮离开舞台前从桌旁猛地站了起来。

不少人拥挤在钢琴的周围，坎宁越过那些人的头顶喊道：“图桑特小姐。”他用法国人的读音叫她的名字。“太迷人了，能赏光跟我们一起喝杯香槟吗？”

梅拉妮·图桑特初恋的对象是个大学的篮球运动员，她虽然一往情深，却被他弃如敝屣。自那以后，男人想要吸引她就不那么容易了。她觉得按她妈妈那种不动感情的处世哲学去待人处事要简单些，感情上也不至太受痛苦和折磨。“男人们就象公共汽车，”她妈妈常这么说，“一辆没赶上，就坐下一辆。”梅拉妮对这个高个的陌生人不冷不热，并一边作着观察和分析。那人看来温文尔雅，经济宽裕，也许还很幽默，很可能是个好色之徒，不过倒不象是已然微醺的样子。和他同桌的那些人看来也不像是坏人。她因为嗓子发干，所以就让英国人挽着她的胳膊带她过去坐下。

坎宁的几位客人向她恭维了一阵，只有芭比的恭维比较勉强，不太象是由衷之言。梅拉妮猜想这个孟菲斯模特儿准是出身于某种家庭，他们对黑人的欢迎只限于在红氍毹上，而决不能在前排座位间对黑人以宾之礼相待。

坎宁看见萨莉·舍温跟她那些朋友要走了，就向她挥手告别，然后招呼一名侍者过来，要给梅拉妮要一杯香槟，可是梅拉妮没让他要香槟。

“我要一杯沙泽拉克酒，”她对侍者说。

“沙泽拉克酒。”坎宁跟着重复了一下，他喜欢这个词的读音。“这是一种新奥尔良的鸡尾酒吧？”

梅拉妮解释说，这种鸡尾酒是由波邦威士忌，法国茴香酒，还有苦味剂加上少许精白糖调制的。

“原先这种酒是用艾酒调制的，”她继续说，“可后来艾酒被取

缔了，因为有一个家伙喝醉酒耍酒疯，把他家里人都砍了，所以现在咱们只能用法国茴香酒凑合。这城里酒吧的侍者多数还从来没听说过‘沙泽拉克’，我现在正慢慢地传扬这种酒名。”

“您可是从真正会喝酒的地方来的，”劳伦·科德也和他们一起谈起酒来。“在玛迪·格拉狂欢节<sup>①</sup>的最后一天，我在新奥尔良法国区，那儿所有的饭馆窗户上都挂着牌子，请你进去喝一杯早餐前的开胃酒。”

“听起来好象是在华盛顿似的，”特瑞·盖奇说了一句，“只不过他们不把所有的恶习都用广告公开宣扬出来罢了。”

侍者给梅拉妮端来混合酒后，坎宁要求让尝上一口。他喝了一口后发觉满口都热呼呼的，舌上留下了又苦又甜的味道。

顾客们渐渐结帐离去，卡莱尔酒馆里人影稀少起来。坎宁发现那几个俄国人还坐在座位上不走，显然他们一定要喝光第二瓶苏格兰威士忌酒才肯罢休。

“您知道吗？”劳伦对梅拉妮说。“我很想给您画张肖像。您什么时候上我画室来好吗？能来吗？”

“我很愿意。”梅拉妮似乎因为受到邀请而感到很高兴。

在劳伦把她最后一个丈夫甩掉以后，她的举止有时令坎宁认为好象她现在喜欢女人胜于喜欢男人。此刻她竟然抚摸起梅拉妮的头发来了。坎宁想，她大概是香槟酒喝多了，而且在此之前，她白天在画室里还说不定服用了些什么酒或药呢。

“请您说说，”劳伦对梅拉妮说，“如果让毒品的销售合法化，那么您那个社区的人的生活岂不是更好些，您是不是也同意这种看法？那样我们就可以摆脱毒品贩子了。”

---

① 这是源于法国的节日，现在在尼斯、里约热内卢、新奥尔良等地每年都庆祝；玛迪·格拉节在天主教封斋节（复活节前的四十天）前的三天间；因为封斋节期间戒酒肉娱乐，故人们趁这最后的机会狂欢宴饮，并举行化妆舞会和游行。



“您的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让人们能直接去药房买海洛因会更好些，是这意思吧？”

“对。”

“得了，得了，劳伦，”坎宁不想让她再往下说了。他以前看到过这位雕塑家为了毒品的问题把自己弄得越来越激动，直到像发疯一样大喊大闹。“太晚了，没时间谈正经的了。”

可是梅拉妮还想把她的回答说出来。“合法出售烈性毒品只会对毒品贩子有利，”她说，“住在曼哈顿北部那些舒适公寓里的，与外界隔离的人，我认为他们对于在有些社区里毒品贩子到底有多大的势力并不清楚。”

这番话看来伤了劳伦的感情。她讨厌别人对她说有钱人居住在一起就和穷人们集中住在贫民区一样会与外界隔绝这种话。“我累了，”她说，“谁愿意送我回家？”

霍华德·帕尔曼说欢迎她搭他的车回去。

“我也得走了，”特瑞·盖奇说。“我得赶第一趟区间班机回华盛顿去。”

酒馆里只剩下坎宁和梅拉妮·图桑特，还有那位孟菲斯的模特儿。就连那几个俄国人最后也终于朝外走了。那个胖子走起来摇摇晃晃的，嘴里想哼上几句《桃花心木》一曲的主旋律。他向梅拉妮投去一个飞吻。

芭比看了看自己腕上那块卡蒂埃牌手表，显然希望梅拉妮或是坎宁首先站起来往外走。

可是坎宁跟梅拉妮又说起话来了。“凭您的美貌，还有您那副嗓子，走到哪儿都吃得开。我想知道您是怎么踏上歌坛的。”

“噢，就是唱歌，”她回答说，“我一直是唱歌的。我五岁时在感恩节就唱《黑人城大踏步舞会》。在我们那个地方，一个人只要能唱歌，那不用掏钱就能又吃又玩。后来我想半工半读挣钱念大